

[美] 彼得·布鲁克斯 著

Peter Br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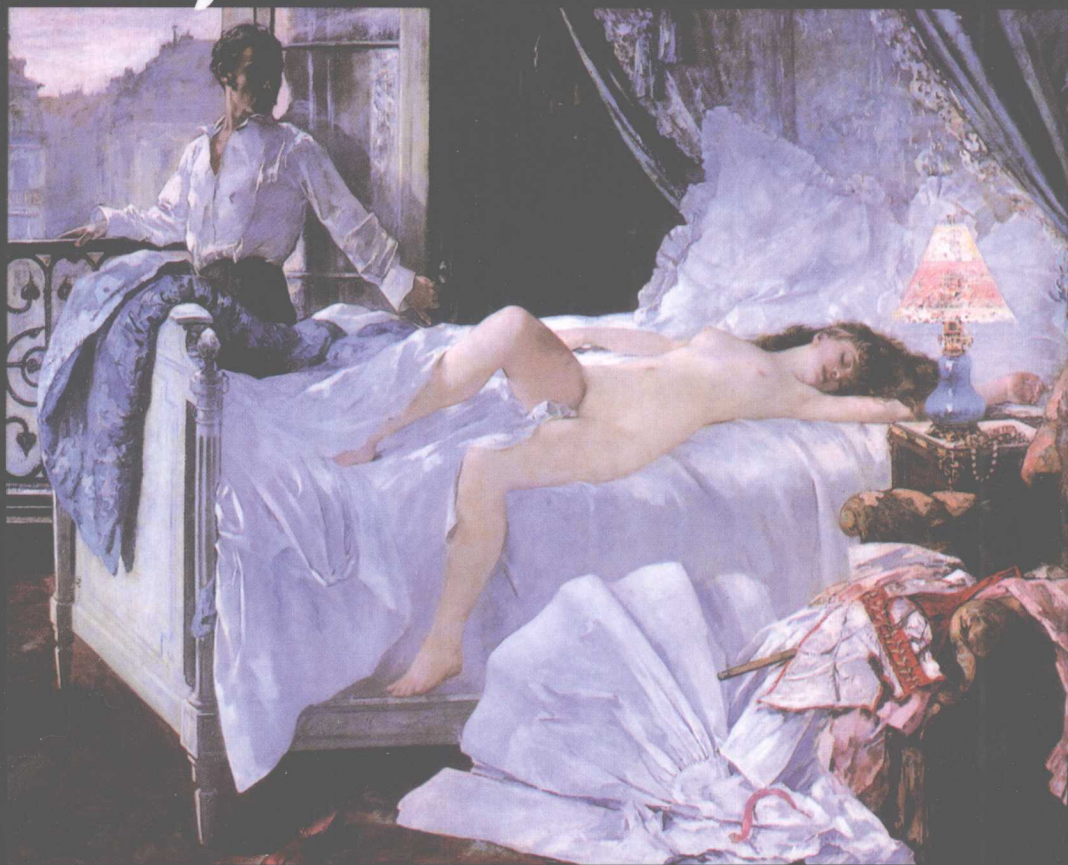
朱生坚·译

身体活

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Body Work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美] 彼得·布鲁克斯 著

Peter Br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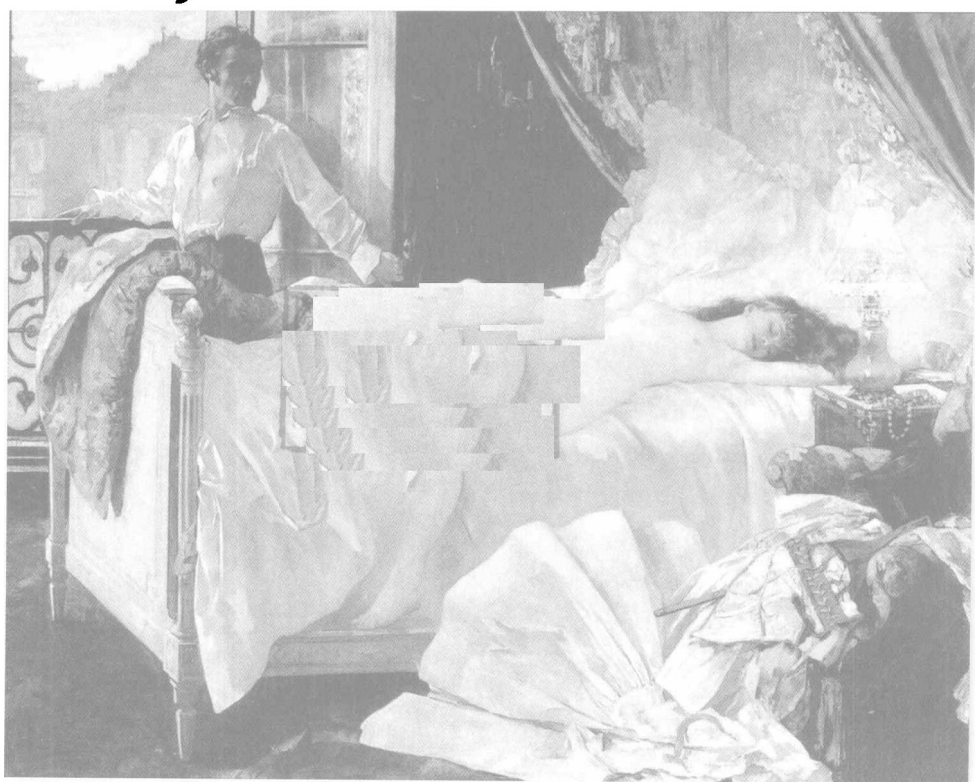
朱生坚·译

身体活

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Body Work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美)布鲁克斯著;
朱生坚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

ISBN 7-80148-800-8

I. 身… II. ①布…②朱…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
②绘画—研究—世界 IV. ①I106②J20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989 号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by Peter Brooks

Copyright © 2003 by DBC. Pier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1.875 字数:326千

版次:2005年5月第一版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绪 言

在这本书里,我将把身体看作叙述性写作的对象和主题——在想像的生活中,身体受到了第一位的、强烈的关注。我的工作大致设定在一个历史的框架之内(为了便于展开论述,偶尔也会打乱年代顺序),并主要考察文学作品。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关注身体的视觉表现,因为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中,观察身体都具有持久的重要性。自始至终,我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描绘身体、把它嵌合在叙述之中从而使它体现某些意义的小说创作:就是关于身体的故事和故事里的身体。在我的前一本书《解读情节》(*Reading for the Plot*)里,我描述了激发、推动叙述的欲望的动力学,并阐释了它的内涵;而在这里,我的注意力指向那些欲望的对象,它们既是文本内部的对象,即其叙述逻辑的焦点,也是整个文本的对象,即引发写作计划的迫切动机。我不太确定这本书属于什么类型。我所写的东西或许最好是称之为“随笔”(essay),只要还有人能够从这个正在消逝的名词中重新激活它提炼思想的原始含义,恢复它在法国至今犹存的基本尊严——在那里,一本并不以历史或哲学自命的书也可以在“随笔”(essai)的旗号下求得体面的庇护。

开始写作此书之后不久,我就发现,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关注这个主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涌现出了很多以历史和文学批评为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召唤身体的著作。新近的文化史(最初跟年鉴学派有关,现在则广泛多了)已经把注意力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实践,转向与政治事件相对而言的私人领域,也就自然使得有关身体的观念和风俗礼仪成为令人关注的内容。这种文化史有赖于人类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以及它的调查研究揭示了自然的身体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标记、组织、制作成了文化的身体。在文学研究中,“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文学评论日益重新融合于其他的社会、文化评论,包括那些从医学、刑法、性的角度来谈身体的论述。福柯关于疯癫、医疗制度、刑罚和性的研究,对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是在知识界的工作日程的制订过程中,也是在一个社会史认识作为分析对象的概念化过程中。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也许还是在各个学科、以各种方法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学者们致力于恢复那些通常在传统的历史中销声匿迹的女人的体验,发掘曾经出版或尚未出版的、表达她们的体验的文本,重新构想女性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整体的体验,包括在男性主导的传统中,很多文学和艺术里存留着的对于女性的各种成见。

我将以各种不同的模式来谈论身体问题,让“身体”有个宽泛的语义圈,比如生物体、性心理结构和文化产物等等,因为我相信,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它往往同时就是所有这一切。在坚持尽可能说清楚身体是什么的同时,我始终追问身体为何以及如何被想像和象征,特别是它们如何变成了现代叙述中的关键标记——这里所说的“现代”开始于18世纪的某个时候。在大量缘于身体的创作中可以发现什么样的内涵呢?我将要论证的是,现代叙述看来形成了某种身体的符号化(semioticization),而与之相应的是故事的躯体化(somatization):它断言,身体必定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而且非得把身体作为叙述确切含义的主要媒介才能讲故事。

我对身体的很多讨论源自精神分析学。这无疑是出于对精神分析思想的个人兴趣,也是由于我深信精神的历程和文学的历程可以相互阐释。在这本书的语境里,精神分析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因为它对于心理的理解如此准确地穿越了身体——它既是心理冲突显露自身之所在(就像在歇斯底里状态),也是人

类的象征主义之根源。继弗洛伊德、梅勒妮·克莱因 (Melanie Klein)、雅克·拉康之后,我将论证:身体为象征并最终为语言本身提供了建筑材料,而后者却又引领我们离开身体,但是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它提醒我们,心灵和语言有必要使身体恢复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他者的身体,对于心灵和语言的确切定义来说,是第一位的。

最使我感兴趣的身体是,就像在精神分析学那里,从根本上以性(sexuality)来界定的身体。我所说的并不是单纯的生殖性(genitality),而是把自己视为有性别的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与性别差异、出身和自我界定等问题互为因果。性并不简单属于肉体性的身体,而是属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身份的各种想像和象征的复合体。在关于满足和缺乏的婴儿幻想驱使之下,从单纯的性功能效用转变而来的性得到了发展;它包括一种求知欲的动力学,那可能是在“认知癖”(epistemophilia)的名目下描述的所有智力活动的基础。而我所讨论的叙述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身体的好奇心,以及它们明确的或含蓄的假定:身体(别人的或自己的)执掌着不仅通往快乐,而且通往知识和力量的钥匙。

这本书的各个章节构成一个大致的历史性框架。在第一章里,我简单提到了文学中身体的历史整体上大概是什么样的;我承认我没有能力书写这整部历史,不过有一些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开始于十八世纪。我将在第二章里提出,在十八世纪,随着叙述性作品成为主流,特别是在小说这种较为新颖的文学形式里,出现了关于身体的极其现代的问题。随后的章节追踪十九世纪叙述性作品中的身体的命运,主要是在现实主义传统里——它空前地运用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描绘,而身体正是这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尤其是后者,我挑选了一些视觉艺术的例子,与文学文本并列。第四章和第八章最直接说明了我的课题设计所引发的理论问题,两者共同描绘了一个主要传统以及对它的不满。如果有的读者对于第三章至第六章所讨论的文本所展示的父权制模式难以忍受,敬请继续往下阅读,因为第七章和第八章带来了一些相

反的观点。最后一章涉猎了二十世纪叙述身体的各种表现,但是并没有打算做出一个大范围的完整的纲要。显然,这本书主题并没有自然的界限,并且各种材料的选择肯定也显得多少有些随意。我无法断言我的例子都是有代表性的。我只是希望它们还足以描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在对这个主题进行思考和讨论的若干年里,我在学识上从各个方面获益匪浅;我非常乐意承认这一点,尽管只能以如此概略的、不完整的方式,为那些有益的对话、批评性的回应、对文本的建议、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感谢:Ronald Bryden, Candace Clements, James Clifford, Evelyne Ender, Philip Fisher, Michael Holquist, Linda Hutcheon, Hilary Jewett, Juliet Mitchell, Toril Moi, Laura Mulvey, Linda Nochlin, Elaine Scarry, Natasha Staller, Sarah Winter, Margaret Brooks。我有幸获得了1988—1989年度人文奖金国家资助。在思考和写作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那几年里,我有幸担任了惠特尼人文中心主任,这使我与耶鲁大学内外饶有风趣和雅量的学者群体保持了长期的接触。对于他们的感激我无以言表,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原先曾经发表于 *New Literary 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Romantism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Tidskrift för Litteraturvetenskap* 和 *Paragraph* 等杂志,以及 Bernadette Fort 编的 *Fic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Norma Broude 和 Mary D. Garrard 编的 *The Expanding Discourse* (Harper Collins) 等书。我非常感谢各位编者的支持,感谢他们允许重印这些文章。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叙述与身体	1
第二章 侵入隐私:小说里的身体	35
卢梭的隐秘身体	47
隐私、法律和身体	59
第三章 标示现代身体:法国革命与巴尔扎克	66
革命的身体	67
巴尔扎克的身体标记	81
第四章 视觉领域里的身体	106
爱玛·包法利的身体	107
窥视癖、认知癖和身体	116

考察身体叙述	130
看阿尔贝蒂娜	144
第五章 娜娜最后暴露了吗？	
——关于现代裸体画的一些问题	149
暴露娜娜	150
盘点身体	179
第六章 高更的塔希提人身体	194
第七章 何为怪物？（以《弗兰肯斯坦》为例）	239
第八章 会说话的身体，精巧的容器	267
歇斯底里的身体医学	269
多拉的病例	283
这些精巧的容器	295
第九章 侵越的身体	309
看看《情人》的看	319
身体与“视觉迷狂”	334
索引	345
译后记	朱生坚 368

第一章 叙述与身体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总是难以确切说明如何同在。按照各种各样的概念和隐喻,可以说我们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或者是我们拥有一个身体,再者就是我们与身体一致或者疏离于身体。作为爱恨亲仇各种情感的对象,身体既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说是他者。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它是主要的自恋对象。而对于虔诚的禁欲主义者来说,它是阻碍精神圆满的危险的敌人。在多数情况下,身体在诸如此类各个极端之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位置,它既是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无法控制的痛苦的化身,对理性的反抗,以及终有一死的载体。同样,它总是成为求知欲所探究的主题,一项历久弥新的认知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最明显的是落实于从整个解剖学到分子生物学的医学领域,它也显然涉及了所有的人文科学。在富有想像力的文学作品中,身体总是幻想的对象,它同时是指意活动——作为心灵和意志对于世界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活动采取一个外在于物质性的立场——独特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这种指意活动的媒介(比如这只正在书写的活生生的手),甚至是它进行刻录的地方。关于文学中的身体的问题特别让人感兴趣,这是由于文学和身体两者之间明显的距离和紧张,一种与两者互相依赖的感觉并存的、“自然”和“文化”之间无法消减的紧张。长久以来,让身体进入写作是文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反之,让写作指向身体则意味着试图将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

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在《最高虚构笔记》里所言：

诗歌来源于此：我们生活的地方
并非我们所有，更不是我们自身，
就算在光辉岁月，它也充满艰辛。

如果说“并非我们所有”、“不是我们自身”的地方就是世界，那么看来身体——我们的身体——属于世界，而不属于我们在观念上建构起来的自我。如果这首诗的主题是试图重新获得一个他者，那么这个他者通常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身份如何与身体相关？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学传统之初，在《奥德赛》里，找到一个著名的例子。当奥德修斯乔装打扮，回到伊塔卡他的宅邸——这时它沦落于垂涎佩涅洛佩的那些放荡无度的追求者手中，他首先被老奶妈欧律克勒娅认了出来。这不是一场知性的辨认，而是来自身体、关于身体的一场戏剧性的发现：

……这时奥德修斯
坐在柴火旁，立即把身子转向暗处，
因为他倏然想起，老女仆抓住他的脚，
会立即认出那伤疤，从而把秘密暴露。
老女仆给他洗脚，立即发现那伤疤。〔1〕

就在这里，荷马开始了长达一百行左右的一段叙述，详细描述年轻的奥德修斯有一次在帕尔那索斯狩猎野猪时如何落下了这个伤疤——这段叙述特别着意于刻录在他身体上的这个记号，欧律克勒娅正是由此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认出了奥德修斯。然后，我们

〔1〕 *The Odyssey*, trans. Robert Fitzgerald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3), Book 19, ll. 388–393. 对这个情节的经典研究是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Trask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57)。有意思的是这段关于伤痕的“闪回”叙述也描述了奥德赛如何由其外祖父奥托吕科斯（他后来率领了那次狩猎）给予命名，因而增强了他身体上的伤疤与他的身份有着根本联系的意义。

回到了眼前这一时刻：

老女仆伸开双手，手掌抓着那伤疤，
她细心触摸认出了它，松开了那只脚。
那只脚掉进盆里，铜盆发出声响，
水盆倾斜，洗脚水立即涌流地面。
老女仆悲喜交集于心灵，两只眼睛
充盈泪水，心头充满热切的话语。
她抚摸奥德修斯的下颌，对他这样说：
“原来你就是奥德修斯，亲爱的孩子。
我却未认出，直到我接触你主人的身体。”〔1〕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它本身也得益于荷马式的诗歌），辨认的时刻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使隐瞒的身份和潜在的可能性展现出来。而这里的辨认，跟希腊悲剧中常有的一样，是通过身体上的一个标记而完成的。正是在人物以往经历中的某个重要时刻留下了标记的身体，使辨认成为可能。这一特定情节在后来的文学中将不断重演，而最为俗套的翻版是在声名狼藉的情节剧里的“母亲的十字架”（*croix de ma mere*），就是附带或刻写在弃婴身上的记号，它最终使身份得以确定〔2〕。如此看来，身份及其辨认似乎有赖于标上了特殊标记的身体，它俨然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能指。记号在身体上留下烙印，使它成为一个指意过程中的一部分。给身体标上记号，这意味着它进入了写作，成了文学性的身体，一般

〔1〕 以上两段采用王焕生先生的译文，参见：《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412页。——译注

〔2〕 关于这个情节以及相关问题，参见 Terrence Cave, *Recognitions: A Study in Poetics* (Oxford: Clarendon, 1988)。Cave认为，奥德修斯的伤疤“唤起了一段回忆，确定了他的身份”（p.23）。他也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辨认的类型（根据《诗学》第十六章），其中包括通过记号辨认，而这些记号可能是天生的（胎记）、后天的（伤疤）、磨蚀的（“母亲的十字架”）；参见 pp.38ff。莎士比亚的《辛白林》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胎记的例子：伊摩琴左胸（一个让人看不到的地方）上的黑痣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失贞记号。

说来,也就是叙述性的身体,因为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又推演出这个故事。给身体打上记号,这是关于进入了写作的身体成为文学叙述之主题的一个象征。

奥尔巴赫的皇皇巨著《模仿:西方文学的现实表现》的第一章讨论了奥德修斯因伤疤而被辨认的情节。一部关于身体在西方文学之地位的历史会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奥尔巴赫的研究,因为对于身体的表现是对于“外部”现实的整体表现的一部分。最精巧的、带有修辞色彩的表现形式是描述,也就是努力把视觉世界里的各种表象在写作中呈现出来;而这种描述性的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那里的作用最为广泛、最为重要——对于那种文学类型来说,仔细记录外部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料想,文字叙述中的身体得到最为成熟的表现,是在“现实主义者”的文学作品里,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那是在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期、经过浪漫主义及其后继者、直到当前这么一段时期。事实上,这也正是小说以及通常关注社会、现象界中的个人的那些叙述性的长篇小说兴起的时期。虽然清晰程度千差万别,个人的身体必定会在故事里出现。这一段文学史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现代文学赋予外部世界的新的的重要性,与个人和“人格”的现代观念——或者,与隐私和谦虚的新概念,与身体方面的现代医学及其新观念、新技术——之间,无法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有足够的力量汇聚起来,使得身体在现代文学(按照宽泛的理解)中成为新的重要写作对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现代以前,身体就不是令人关注的主要对象——《奥德赛》里的例子业已作了证明。再如,在《伊利亚特》里,作为现实的实质性的整体,英勇的身体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有声有色的呈现,尤其是在战斗和杀戮的场面〔1〕。在希腊悲剧中,

〔1〕 参见 Sheila Murnaghan, “Body and Voice in Greek Tragedy”,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2 (Spring 1988), pp.23-43, 他注意到《伊利亚特》里战士的身体和身体部位,当它们“被攻击、刺透、被长矛横穿以及倒在尘土之中”的时候,说得非常详细(p.24);关于古希腊悲剧运用的记号,参见上一个注释中提到的 Cave 的讨论。

身体提供了大量辨认的记号,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里,俄瑞斯忒斯的一缕头发和脚印使伊莱克特拉得以追查他的身份;这一场景后来被欧里庇得斯在《伊莱克特拉》里模仿并加以戏拟。而在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里,弓箭手受了伤并且化脓的脚变成了戏剧情节真正的核心。

后来,便是“道成肉身”这个重要的基督教故事,每当举行圣餐礼的时候就反复讲述。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基督的肉体性的坚持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叙述之源,因为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而以身赴险,这提供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时刻,使精神的意义付诸形体。从中世纪初期到文艺复兴,西方的作者总是以看待精神及其体现的方式来看待含义与记号。而悲剧之所以在各种文学类型中被赋予很高的(也许是最高的)地位,也有一部分源自悲剧的形式与弥撒有类似之处。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说,悲剧是“模拟献祭”,观众身临其境,就像领受圣餐的教友们象征性的分享圣体。〔1〕比如,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身体无所不在,它既是隐喻性的存在,也是物质性的存在,无论那是国王涂了油的身体还是福斯塔夫汗淋淋的、衰败的身体;此外,人类社会组织也经常以描述身体的那种方式,被称为完善的或病态的。而在拉伯雷那里,可以发现,表现得最为鲜明的是世俗的、纵情享乐的身体,它在某种意义上戏拟悲剧性的圣体,宣称身体才是意义——或者说“反意义”(anti-significance)——的最终所在。

过了中世纪和现代初期之后,欧洲文化中的身体变得更为隐秘、更令人怀疑。巴赫金论述拉伯雷的著作强调了身体在翻天覆地的文艺复兴狂欢中的核心地位;社会历史学家也表明,那时候,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文学隐喻中,身体都得到了更为公开的展示,而且身体被用来界定何为人类。正如弗朗西斯·巴克(Francis Barker)写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英国时说,“一种讲道模式在此风行

〔1〕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14.

一时,它基于道成肉身,演绎一种以统一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含义,它那激动人心的身体既是象征又是实例”。〔1〕巴克把笛卡尔看作进入现代身体观念的标志,这是在重申一个传统的历史体系。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设置了一个区别于肉体存在的思想实质,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再“内在”于语言,而是作为谈论对象的身体:“笛卡尔式的身体‘外在’于语言;它作为一个对象付诸言谈(在它缺席的时刻,也并未完全被放逐出去),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它决不会存在于言谈之中。”

在这么一个历史中,无疑有很多真实的东西——我稍后将要讨论的诺伯特·伊莱亚斯(Norbert Elias)的风俗史就将证实这一点,但是其中或许也包含了某种浪漫化的怀旧情绪,其典型的代表是新近出现的一些观念,认为现代初期的欧洲是感性意识较为一元化的阶段,那时候,身体机能、性和死亡都作为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更充分地融合于人类意识。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生活在从一个意识、语言、存在大一统时代衰落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回顾或者构想这样一个统一体——仅仅透过我们当前的分裂的意识,凭藉我们的感觉,那就是,只要付出某种努力(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计划就是它的一个范例),身体能够重新回归意识和语言。无论它过去曾经如何,现在的身体是令人怀疑的;而我们认为它过去并非如此,这种感觉也许恰恰反映了它现在这种情形有多么严重。

一部身体的历史,甚或关于文学里的身体的一篇透彻的概论,都必须追溯到起点,必须考虑到各种类型——英勇的,神圣的,苦难的,悲剧性的(结合前面三种类型),纵情享乐的(沉迷于肉体

〔1〕 Francis Barker, *The Tremulous Private Body: Essays on Subj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4), p.24. 也可参见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近年有关身体的著作概要,参见 Leslie Rado, “On the Recent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Body”,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ortheaster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Lexington, Mass. 1988)。

性)、色情的,甚至垂死的,因为身体的首要意义恰恰可以在它的衰败之中得到最鲜明的感受:弥留之际的床榻是特定的文学领地。但是我无法尝试这么多内容。我所关注的是现代叙述中的身体,并且是在上述年代界限之内,主要关注性爱传统中的身体——这里是用“性爱”来指明从根本上被构想为欲望的动因、媒介和对象,进而具有重要意义的身体。我将主要讨论在欲望领域被颂扬并赋予含义的身体,这种欲望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升华,它最初并且一直都是性欲,但是,它的外延却是认知的欲望:针对作为“认知癖”计划的身体。认知的欲望构筑在性的欲望和好奇心之上。我的主题是欲望、身体、认知冲动以及叙述之间的关联: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身体的故事,力图认识和拥有身体,其结果是,使身体成为一个意义的结点,亦即刻录故事的地方,并且,使身体成为一个能指,叙述的情节和含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

性爱的身体也许是最古老的身体,因为人类最初在艺术上的很多尝试看来都是表现多产的女性形体或者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形象。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是西方传统最初阶段的很多诗歌的主题,在《雅歌》里,在萨福和其他古希腊诗人的作品里都是如此。正是这一传统催生了行吟诗人的歌唱和骑士的浪漫传奇,它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女人身体的“夸示”(“blazon”)中得到了特别清晰的表现,那些诗歌精心描绘、竞相赞美每个部位。这个传统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交叉,因为性爱的身体既会催生也会摧毁社会秩序。由人类的性而生成的“法律”本身可能是那种政治所期望的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基础,使身体在文明社会里的位置不太稳定。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暗示着性——这里我不仅是说单纯的生殖性,而是复杂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和禁忌,它们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有欲望的造物的观念;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

罗兰·巴特在他的《S/Z》里对叙述作了最为深入的研究,在这本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高深莫测的断言,认为“象征

领域”——即象征符号所指涉的领域；而象征符号是他所谓叙述的结构和含义的五种符号之一，它适用于文本整体上的修辞、主题和经济学结构——“被单个对象所占据，它由此而得到了统一……这个对象就是人的身体”〔1〕。我们是否应该理解这是在宣称，身体是所指意义本身所指的对象，是作为概念或行动的所指意义为之存在的对象？身体是不是所有象征主义最终起源于此，并且回归于此的领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文本本身代表着身体，而身体也代表着文本？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巴特这里的含义，我还是觉得，对于叙述性文本和身体之间的紧密关联，他的论述很有启发性。他提示，身体至少是象征主义的最初的来源——任何一个赞同精神分析学的人都会愿意接受这个暗示——而文学以它对于象征的运用和创造不断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源头，就像各种文学表现最终所呈现的那样。巴特似乎是说象征领域和身体在某一点上彼此聚合；那种含义，尤其是被认为是文本的自我表现的那种含义——它是什么、它在做什么——产生于与身体的关系之中，并且，我们始终都在努力让身体进入文本。

让我试着说得更准确一点。某种当代思想传统认为，身体是一个社会的和语言学的概念，是某些特定的话语实践——当然也包括认为女性身体截然有别于男性身体的那些观念——的创造。即使社会——文化的身体明显是一种概念，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于把物质性的身体看作前文化、前语言学的：比如，快乐的和痛苦的感觉（尤其是后者）往往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的体验；而身体的终结，它的死亡，也不仅仅是一个话语建构。人类命中注定的死亡或许是这样的东西，人类的各种话语都自称为对它的抗议，或是针对它而恢复和保存人类精神的努力，但是它却对人类的建构施加了一种严厉的生理限制。我认为，身体经常

〔1〕 Roland Barthes, *S/Z*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0), p. 220; English trans. Richard Miller, *S/Z*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本书所引文字之法语翻译，除非另行注明，均出于本书作者。